

《汪曾祺散文》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汪曾祺散文》

13位ISBN编号：9787533914424

10位ISBN编号：7533914422

出版时间：2001-6

出版社：浙江文艺出版社

作者：汪朝 选编

页数：389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汪曾祺散文》

内容概要

收有“关于葡萄”、“北京的秋花”、“昆明的雨”、“老舍先生”、“七载云烟”、“胡同文化”、“随遇而安”等散文。

《汪曾祺散文》

作者简介

汪曾祺（1920年03月05日—1997年05月16日），江苏高邮人，当代作家、散文家、戏剧家。早年毕业于西南联大，历任中学教师、北京市文联干部、《北京文艺》编辑、北京京剧院编辑。在短篇小说创作上颇有成就。著有小说集《邂逅集》，小说《受戒》《大淖记事》，散文集《蒲桥集》，大部分作品，收录在《汪曾祺全集》中。被誉为“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

《汪曾祺散文》

书籍目录

- 一 花园
- 二 关于葡萄
- 三 冬天
- 四 夏天
- 五 我的家乡
- 六 夏天的昆虫
- 七 北京的秋花
- 八 草木春秋
- 九 淡淡秋光
- 十 翠湖心影
- 十一 泡茶馆
- 十二 跑警报
- 十三 背东西的兽物
- 十四 昆明的雨
- 十五 观音寺

.....

《汪曾祺散文》

编辑推荐

其他版本请见：《汪曾祺散文》

《汪曾祺散文》

精彩短评

1、在汪老先生的散文里，满是对昆明对云南美好的厮混吃喝玩乐记忆。对于一个同样在彩云之南生活多年的我，读起这些文字来，就好像自己重新摄入云南故里，被那儿的点滴细枝末节所吸引感动终不能释怀。固然，汪先生也写高邮，也写内蒙，但是依我看来，都不如写云南来得真切。或许是我对云南有深情，又或者是汪老在那儿度过了自己最为美妙而又贫穷的青春，无论于前者还是后者，我和他都有共鸣，因而时常读着读着就激动不已，自己好似汪老的朋友，重游了一遍昆明。先谈吃食。说来很好笑，似乎从云南出来的人，都认为云南美食天下第一。前有散文大师汪曾祺，后有微博大咖和菜头（这老小子在其《饭醉记录》里大谈云南美食，深得我心）。其他的不说，单说吃辣这事儿，汪老和菜头叔皆认为“涮涮辣”乃天下第一辣物。何为“涮涮辣”，就是做菜时，只拿这种辣椒涮过的水就足以做出味道辛辣的菜肴，可见其威力。哈哈，我是没有机缘得尝啦。但汪老在书中谈及的许多美食，我都吃过。现在想来，对于云南的回忆，就有苏家塘楼下饵块娘摊上的烤饵块，卤鸡蛋绞碎同其他食材裹扎于饵块皮中，一口咬下，给个皇帝也不当。米线更不用说啦，过桥米线当地人还真不屑去吃，还有小锅米线，豆花米线，羊肉米线，细细米线，皆是上品。就米线本身质感而言，我吃过最棒的还是蒙自当地早餐店的米线，而最爽快的，则是小锅米线。个人觉得，小锅米线煮的时候估计放了少许罂粟壳，所以吃完时常有置换时空的快感。至于烧烤，云南烧烤的种类名目也是最多的，以至于当我回到家乡，竟然觉得无烧烤可吃。园西路火王烧烤的烤豆腐配上特制的蘸水，吃完后身体生猛异常，能进好几个球。在汪老那一篇篇散文里，都要单独写一种美食，而我则觉得，云南美味，高山仰止。君且看《舌尖上的中国》，提及最多的是哪儿，就是我大云南啊。与其去尼泊尔西藏净化自己的灵魂什么的，不如来云南一州一州品尝美食吧，它们就在那儿，从来不曾饥饿的旅人啊！接下来是游玩。说来遗憾，汪老说是在云南生活多年，可他最远也没到富民，所以并未见识滇西北的异域壮阔和滇南的热带风情。他既然没写，我也就不加赘饰了。毕竟现在说的最多，炒作的最多的，就是云南的这些自然风景，说多了，落得人云亦云。再说，好风景，自己看是紧要的。最令我惊喜的，是汪老先生在文中谈及的那些属于上个世纪的伟人。当真风流名士啊。在昆明读书的孩子，自然都知晓当年西南联大在这块边疆土地上的影响力。直到现在，关于沈从文金岳霖闻一多先生他们的段子还在师生间流传。这是时代留给云南的宝贵财富，却也依稀变得淡薄。先生写了许多当时有名或者无名的高人，让我觉得自己曾经所在的那个地方，除了美景美食，更有一种特殊的氛围氤氲开来。时至今日，虽然不多，但也能在某个建筑前某个街道边打动你的心。读至汪曾祺先生和吴征镒先生居然还有交往，更是令我等学过植物学的晚辈们激动不已。这可以谓之传承。于是云南映象，不只在香格里拉的转经筒里，不只在傣族的竹楼里，也不只在泸沽湖情歌杨丽萍的舞蹈里，也在于那大师辈出的时代脉络里。而于我们个人而言，当初并没有那么多的体会。只知道洋浦外面的烧烤韭菜很美味，二千百货超市旁边那个超市的收银员很像王祖贤；大理啤酒虽然不如哈尔滨啤酒好喝，但是便宜，小伙伴买一箱还中半箱。还记得室友喜欢抽烟，边抽着红河边还在那儿吟诗：宁减十年寿，不忘红塔山。昨天晚上我才知道，这首打油诗的作者，正是汪曾祺本人。本以为，已经告别昆明很久了，只能在记忆里默默嚼咀一下当初岁月里的美好片段，却不曾想，原来世界上曾经有一个人，和我一样离开那里后，依然思念这个第二故乡。现在也明白，思念彩云之南的，肯定不只有我一个人。所以呀，我五星推荐大家去读一读汪老先生的散文，你会发现，突然那么一下，不只是过往的几年，甚至童年的时光，都会在书中和自己不期而遇。

2、初读汪曾祺，是1997年冬天的一个雨霰敲窗的夜晚。那时正是青春期发育的时候，整日琢磨的就是去哪里找点好吃的打牙祭。在图书馆偶然寻见汪的《旅食与文化》，如获至宝，捧了回来狼吞虎咽地读，一副饕餮相。现在回想，当时尝到的滋味大概和猪八戒吃的人参果差不多。近日翻杂志，看到某刊做他的十周年祭专题，这下知道初读汪老文章那一年，也正是他作别文坛之时。之后的十年间，断断续续又读了他的小说集、谈艺论文的晚翠新编、说戏和人间草木，汪老的笔底世界成了个我常去流连的所在。纷乱不宁的少年时代过完，心境渐渐平和，再读汪老的散文，这才慢慢品出他文章简淡蕴藉的神韵来。那些谈花草天气、八方美食的小品文，似乎无欲，又似乎了然，是足可以熨贴人心的。大学里读了中文，拿汪曾祺的文字品性放在现代文学史里左右比照，发现也不能算太另类。纵然是乱世，国难方殷局势险恶生活艰辛，总有那么一拨文人可以袖手书斋，书画娱情。这种人，大抵是优渥出身，文化氛围是自出生便浸淫其中的空气，非一般的“知识暴发户”能比；从小养成的对物质细节的讲究，又训练出了审美习惯，什么境况下都会注意到“鸟多闲暇、花随四时”，像周作人、钱钟书

，莫不如此。他们似乎没有太强的涉世之心，不愿与时共振，只喜欢关起门过自己绝尘的精神生活。可你说不准这种姿态底子里是智性傲慢，还是一个神经过度纤细的知识分子的避世——未必他们生来便是一副谦退澹泊的性情。然而再细细比较就会发现，汪曾祺的特别之处在于，他从不标榜自己甘于淡泊安苦为道，相反，他坦承自己的随遇而安是一种“我与我周旋已久”的结果：“遇”，是指不顺的境遇，“安”，也是不得已，想开了，如北京人所说的“哄自己玩儿”。汪曾祺青年时代因小说才华一度崭露头角，之后在文坛沉寂了数十载，八十年代才重新受到注视，生命的大部分时间可以说是寂处一隅不为人知的。1958年，汪祺以补划右派身份，下放张家口沙岭子坝下农科所。边地朔风狂卷漫天沙尘，生活非常艰辛。后来他回忆起这段日子时说：“我在沽源，究竟是一种什么心情，真是说不清。远离了家人和故友，独自生活在荒凉的绝塞，可以谈心的人很少，不免有点寂寞。”这种囿囿的等待和难辩悲喜的心思变成了几句短诗：“风梳着苜蓿沙沙地响/山药花翻滚着雪浪/走半天见不到一个人/这就是俺们的坝上。”我猜想正是从那时候起，汪老开始潜沉入生活的最底层，把目光投向更多的人，更多的人间疾苦，并也藉此消解了内心的躁戚和忧郁。在晚年的散文中，他把炒米、马齿苋、拌菠菜、咸菜茨菇汤这些家常饮食写得饶有兴致，一派闲适冲淡的气象——像他这样经历了大起落，被痛苦翻耕过的人，竟然真的自我解脱了，不得不让人叹服。有人曾经问汪老：你怎能记得那么多各地风物饮食，是不是整天拿个笔记本在街上记？汪回答说他只是写那些心里记得的。一个人要全天候地活在精细的感受力里，并随时准备将此同步复制成文字，这种高强度的劳作肯定是刻意，是存着入世立言的功利心的。汪老显然并非如此，他总是写些最寻常可见的物什，谈些最凡俗不过的道理。1987年的《马铃薯》一文中，汪老这样说道：“中国的农民不知有没有一天也吃上罗宋汤和沙拉。也许即使他们的生活提高了，也不吃罗宋汤和沙拉，宁可在大烩菜里多加几块肥羊肉……我希望中国农民会爱吃罗宋汤和沙拉。因为罗宋汤和沙拉是很好吃的。”我每每读到这段便觉得心酸，这是看似轻松实则无比沉痛的文字。汪老虽散淡平和，却终不能不高蹈出世，他对人间的脉脉怜情，对生命的殷殷关爱，一切都在笔下。晚年汪曾祺写过这样一首诗：我年七十四，已是日平西。何为尚碌碌，不苦且徐徐。酒边泼墨画，茶后打油诗。偶而写序跋，为人作嫁衣。生涯只如此，不叹食无鱼。亦有蹙眉处，问君何所思。其中一句“生涯只如此”，绘出沉寂闲舒心境；另一句“问君何所思”，则道明了他始终执著关切着现实人生的一番深意。（for 图书商报）

3、（这篇读书笔记写于2011年初读汪老散文时，后来读了小说和传记，又有了一些新想法，不表。）又翻出汪曾祺的集子来读，汪老的文章真是好，和平纯正，语淡味厚，这当然得益于他取法乎上，但想来更多是师于心的缘故。我读文章诗词，小时候看字词文藻，渐渐看通篇的笔法，到现在则颇留意文章的气脉，与其说是看文章，不如说是看人。古今的文人，可钦叹的人格大抵只有两种：一是至硬，二是至柔。李白徒有傲气，却少一份傲骨，所以总是飞扬着，是“浪漫主义”罢了。文人绝世独立的风骨狷骨，大抵为陈公“一生负气成今日，四海无人对夕阳”的诗句道尽。另一种至柔的人格，想想还是要首推老杜，是一种“愿替众生病”的善良心，慈悲心，杜能被称作“诗圣”，于此可见一斑。至硬与至柔，可以算得上伟大。在这两个极端之间，又有许多不伟大却可亲可爱的人格。汪曾祺其人，温厚而淡泊。这一种温厚淡泊，很是合乎君子德行。名教种种绳墨，初衷也只是推崇君子之道。可见天性温厚淡泊的人，尤其难能可贵。文章憎命达，对于人世的坎坷，李白式的狂傲，苏轼式的疏放，以及老杜式的敦厚算是中国文人最典型的三种姿态。李白任性如赤子，他的飞扬跋扈，仙风道骨，如同借酒消愁一般，不是超脱，更像是一种逃避，一个抵御世事无奈的盔甲，而酒醒后的滋味，大抵便是“欲渡黄河冰塞川”了。读李白的诗，因其至坦至诚，所以能读出许多的矛盾，让人倍感亲切——他写“我辈岂是蓬蒿人”，又写“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这虽然是因为他自恃怀才不遇，“我亦能高咏，斯人不可闻”，但多少总还是能味出一丝吃不到葡萄的酸意。说到底，李白只是一个不通世故，却又固执于自己的才华，梦想着抟云直上，却又不意外的到处碰壁的少年人。他的狂傲来自于他的固执，他的抱负，这样的人，是注定要在人世间跌的鼻青脸肿的。汪曾祺的为人处事正与李白相反，他的随遇而安，似乎可拟于苏轼的放达，“人间有味是清欢”，但二者究竟有别。苏的旷达，因其胸次豁然，光风霁月，“王城根处最堪隐，万人如海一身藏”，到底还是儒家的“用之则行，舍之则藏”，而汪的随遇而安，则是天性敦厚使然，这一点更近于老杜。但老杜的天性敦厚，被后天引导至“餐必思君”上，心有所执，情有所系，笔下故见得沉郁。汪没有强烈的执著心，即便置于高位，也不可能成贤成圣，所以更近于道，颇能够“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以一种安然的姿态，来抵御人间陵谷，冰雪周旋——当然，汪的一生并无大起大落，甚至可以说是相当幸运，对于所谓的“人间陵谷”，他更多的只是一个旁观者。因此，汪的随遇而安，是否仅仅因为所罹还不够痛切，我们不

得而知。汪的安然淡泊，一个朋友说，最像王维。理由是：“他们都有文人骨子里的雅，雅得不能再雅，反而归于平淡。”——王维晚年彻底皈依佛教，但他的平淡却不是枯寂，内里仍然清润，而汪曾祺的平淡，骨子里也带着文人风雅。我并不完全同意这个类比。王维晚年受禅宗影响，诗文的清润，是一种类似“华枝春满，天心月圆”的境界，因此王维的平淡，也是“问余何适，廓尔忘言”。汪曾祺则不同，汪的平淡带着人间烟火，也许在这一点上，要更像陶渊明一些。但可惜的是，相比于王维与汪曾祺，陶渊明的骨子里又少了一份文人风雅，多了一份愤世嫉俗——朋友说，陶渊明更像是周家兄弟的结合体，淡泊的一面像周作人，愤世嫉俗的一面像鲁迅，这说法妙极。汪老的形象，本是十分鲜明和典型的，然而思前想后，却终于还是想不出一个与他契合的文人。汪老的温厚淡泊，形之于文，便是一种和平纯正的风味。止庵（本名王进文，新星出版社总编，不是陈豪）提出有一路“才子文章”，从林语堂，梁实秋，钱锺书，胡兰成直到董桥，皆属此列。按照止庵的原意，所谓才子文章的特点颇有些“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意思，但才子们本人绝非性癖，反倒聪明绝顶，七窍玲珑。然而在我看来，这一路文章最大的特点在于才子们的自矜于才气，读他们的文章，可以想见其倚马千言、恣意褒贬的风流得意。林语堂留洋十余年，最具学者风范，悠然适意，自不是三家村中人，梁实秋隐居雅舍，落落难合，有一种睥睨人世的清高气，钱锺书则可算是林梁钱胡四人中最聪明的一个，一至于以揶揄取笑为能事。至于胡兰成骨子里的风流轻浮，好像天地间万事万物都是自家玩物——如果这一路“才子文章”真能成其为一种风格，那么也应该有一路“反才子文章”或“非才子文章”，汪曾祺的风格，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划入此类。汪的文章从无冷嘲热讽，甚至也没有皮里春秋，而纯是一片热肠——他写故园草木，便直是花鸟虫鱼，他写昆明，便直是风物人事，他写自己，便直是随遇而安。但正如讲笑话者最要严肃，越严肃笑话才越可笑。所以越是花鸟虫鱼，风物人事，才越是沧桑，越让人唏嘘，而他的安之若素，也因此比天风海雨还来的惊心动魄。汪曾祺的没有才子气，使人读他的文章，要向无声处听取惊雷，而汪曾祺笔下的烟火气，又偏还透着文人风雅。也是汪曾祺文章的好处，也是汪曾祺的好处。

4、《大师的散文感》汪曾祺的小说基本山我还是读的很少，但是汪老的散文从中学时代起，我就已经接触到了。我一直都以为中学教材里面有关胡同的那一篇汪曾祺散文是他散文中比较好的一篇，在看了这本散文集之后，才发现大师的散文是篇篇精彩的，有些文章甚至美轮美奂。对于这本书中的一些文章，首先有关花草草和吃食的赏析文章我一直都不是很在意，个人感觉那种感怀应该属于诗歌，对于散文来说过于做作。汪老有关自己小时候的记忆很是珍稀，很多的小时候的事情都被他写的惟妙惟肖，很有趣味。花草草的美妙虽然让我觉得娇柔，但是也不乏情调独到。吃食在文字上，汪老更多是以吃食的归总和调侃的视角进行描写。有关沈从文的回忆，西南联大的往事，那些流水般的文字似乎淌过身体的小溪，清凉质朴。

章节试读

1、《汪曾祺散文》的笔记-第144页

“我从这方面对于这个民族在一段长长的年份中，用一片颜色，一把线，一块青铜或一堆泥土，以及一组文字，加上自己生命作成的种种艺术，皆得了一个初步普遍的认识。由于这点初步知识，使一个以鉴赏人类生活与自然现象为生的乡下人，进而对人类智慧光辉的领会，发生了极宽泛而深切的兴味。”（见《从文自传 学历史的地方》）

2、《汪曾祺散文》的笔记-戴车匠

有那么一点的，颤栗着，心沉着，急促的呼吸着，张张望望，彷徨不安，不知不觉中就越过了那一点。这一点并不突出，闪耀，戴车匠也许纪念着，也许忽略了。这就是所谓中年。

3、《汪曾祺散文》的笔记-第207页

《戴斗夜谈》一书中说，北京人已把国子监打入“十可笑”之列：京师相传有十可笑：光禄寺茶汤，太医院药方，神乐观祈禳，武库司刀枪，营缮司作场，养济院衣粮，教坊司婆娘，都察院宪纲，国子监学堂，翰林院文章。北京人真损

4、《汪曾祺散文》的笔记-第241页

我散步后坐在爱荷华河边的长椅上抽烟，休息，遐想，构思。离我不远的长椅上有一个男生一个女生抱着接吻。他们吻得很长，我都抽了三根烟了，他们还没有完。但是吻得并不热烈，抱得不是很紧，而且女生一边长长地吻着，一边垂着两只脚，前后摇摇。这叫什么接吻？这样的吻简直像是在做游戏。这样完全没有色情、放荡意味的接吻，我还从未见过。

5、《汪曾祺散文》的笔记-第213页

我住的宿舍在右掖门旁边，据说原是锦衣卫——就是执行廷杖的特务值宿的房子。四处无声，异常安静。我有时走出房门，站在午门前的石头坪场上，仰看满天星斗，觉得全世界都是凉的，就我这里一点是热的。

6、《汪曾祺散文》的笔记-第219页

这些教室方向不同，大小不一，里面放了一些一边有一块平板，可以在上面记笔记的木椅，都是原色，不漆油漆。木椅的设计可能还是从美国传来的，我在爱荷华——耶鲁都看见过。这种椅子的好处是不固定，可以从这个教室到那个教室任意搬来搬去。吴宓（雨僧）先生讲《红楼梦》，一看到下面有女生还站着，就放下手杖，到别的教室去搬椅子。于是一些男同学也就赶紧到别的教室去搬椅子。到宝姐姐、林妹妹都坐下了，吴先生才开始讲。这居然就是那个感情纠结到死的吴宓。果然男人不止一面。啧啧。

7、《汪曾祺散文》的笔记-第201页

赵燕侠的戏是她的父亲“打”出来的，功底很扎实，腿功尤其好。《大英杰烈》扳起朝天蹬，三起三落。“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和她关在一个牛棚内。我们的“棚”在一座小楼上，只能放下一张长桌，几把凳子，我们只能紧挨着围桌而坐。坐在里面的人要出去，外面的就得站起来让路。我坐在赵燕侠里面，要出去，说了声“劳驾”，请她让一让，这位赵老板没有站起来，腾地一下把一条腿抬过了头顶：“请！”牛逼

8、《汪曾祺散文》的笔记-第93页

赛里木湖的水不是蓝的呀。我们看到的湖水是铁灰色的。风雨交加，湖里浪很大。灰黑色的巨浪，一浪接着一浪，扑面而来。撞碎在岸边，溅起白沫。这不像是湖，像是海。荒凉的，没有人迹的，冷酷的海。没有船，没有飞鸟。赛里木湖使人觉得很神秘，甚至恐怖。赛里木湖是超人性的。它没有人的气息。

湖边很冷，不可久留。

林则徐一八四二年（距今整一百四十年）十一月五日，曾过赛里木湖。林则徐日记云：“土人云：海中有神物如青羊，不可见，见则雨雹。其水亦不可饮，饮则手足疲软，凉是雪水性寒故耳。”林则徐是了解赛里木湖的性格的。

9、《汪曾祺散文》的笔记-第254页

昆明的旧书店集中在文明街，街北头路西，有几家旧书店。我们和这几家旧书店的关系，不是去买书，倒是常去卖书。这几家旧书店的老板和伙计对于书都不大内行，只要是稍微整齐一点的书，古今中外，文法理工，都要，而且收购的价钱不低。尤其是工具书，拿去，当时就付钱。我在西南联大时，时常断顿，有时日高不起，拥被坠卧。朱德熙看我到快十一点钟还不露面，便知道我午饭还没有着落，于是挟了一本英文字典，走进来，推推我：“起来起来，去吃饭！”到了文明街，出脱了字典，两个人便可以吃一顿破酥包子或两碗焖鸡米线，还可以喝二两酒。“拥被坠卧”究竟是个什么意思？

10、《汪曾祺散文》的笔记-第221页

有一个时期附近小山下柏树林里飞来很多硬壳昆虫，黑色，形状略似金龟子，老鲁说这叫豆壳虫，是可以吃的，好吃！他捉了一些，撕去硬翅，在锅里干爆了，撒了一点花椒盐，就起酒来。在他的示范下，我们也爆了一盘，闭着眼睛尝了尝，果然好吃。有点像盐爆虾，而且有一股柏树叶的清香，——这种昆虫只吃柏树叶，别的树叶不吃。

11、《汪曾祺散文》的笔记-第21页

<原文开始>西瓜以绳络悬之井中，下午剖食，一刀下去，喀嚓有声，凉气四溢，连眼睛都是凉的。

天下皆重“黑籽红瓢”，吾乡独以“三白”为贵：白皮、白瓢、白籽。“三白”以东墩产者最佳。香瓜有：牛角酥，状似牛角，瓜皮淡绿色，刨去皮，则瓜肉浓绿，籽赤红，味浓而肉脆，北京亦有，谓之“羊角蜜”；虾蟆酥，不甚甜而脆，嚼之有黄瓜香；梨瓜，大如拳，白皮，白瓢，生脆有梨香；有一种较大，皮色如虾蟆，不甚甜，而极“面”，孩子们称之为“奶奶哼”，说奶奶一边吃，一边“哼”。<原文结束>

“连眼睛都是凉的”

12、《汪曾祺散文》的笔记-第73页

从他们那个还是极少表情的眼睛里，可以知道一个数字要在他的心里写完了，就像用一根钝钉子，在一片又光又硬的石板上刻字一样的难。我永远记得这个数目：二百二十二，一则这个数字太巧，而且富民话（我听出他们的话带有富民口音）“二”字念起来很特别，再也是他一次又一次的重复，好像一个孩子努力的想把一个跌碎了的碗拼合起来似的，“二百——二十——二，二百——二十——二……”“好像一个孩子努力的想把一个跌碎了的碗拼合起来似的”

13、《汪曾祺散文》的笔记-第20页

《汪曾祺散文》

凡花大都五瓣，梔子花却是六瓣。山歌云：“梔子花开六瓣头。”梔子花粗粗大大，色白，近蒂处微绿，极香，香气简直有点叫人受不了，我的家乡人说是“碰鼻子香”。梔子花粗粗大大，又香得掸都掸不开，于是为文雅人不取，以为品格不高。梔子花说：“去你妈的，我就是要这样香，香得痛快快，你们他妈的管得着吗！”笑死了……这老爷子

14、《汪曾祺散文》的笔记-第192页

他（马连良）还有个“毛病”，爱在台上跟同台演员小声地聊天。有一次和李多奎聊起来：“二哥，今儿中午吃了什么？包饺子？什么馅儿的？”害得李多奎到该张嘴时忘了词。马连良演戏，可以说是既在戏里，又在戏外。笑死我了

《汪曾祺散文》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